

海蒂

约翰娜·斯比利



重庆出版社



〔瑞士〕約翰娜·斯比利著 刘文哲 吴世儒译

海蒂

重慶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重慶

责任编辑 戚鸿才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费晓瑜

〔瑞士〕约翰娜·斯比利著

刘文哲 吴世儒译

海 蒂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大竹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插页4 字数176千

1988年8月第一版 1988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30

ISBN 7—5366—0784—9/I·150

定价：2.40元

内 容 简 介

故事围绕着海蒂进城、思乡、梦游、返乡和海蒂的女友克莱拉在山区奇迹般恢复健康的过程，揭示了大自然的陶冶对儿童身心发育的重要作用，同时宣扬了返朴归真的思想。

书中人物生动，情趣无限，对儿童心理观察入微，尤其长于景色描写，是一本在世界上有影响的作品。

这部作品问世后，另一作家又为之续书，写了《海蒂长大了》、《海蒂和她的孩子们》，被称为海蒂三部曲。亦将陆续译出由我社出版。

译者的话

《海蒂》是一部世界儿童文学名著。

《海蒂》的作者——约翰娜·斯比利夫人是一位广大读者喜爱的瑞士女作家。她于一八二七年生在苏黎世附近的希尔采村，父亲是个医生，母亲是个诗人。在成年后，她与伯纳德·斯比利结了婚，伯纳德是一位律师，在苏黎世市政部门工作，所以，她的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座历史悠久、风景如画的湖滨城市度过的。

约·斯比利从小在家庭中就受到了文学的熏陶，这为她后来的创作活动打下了基础。她的小说多以瑞士的农村为背景。她把自己的家庭生活，山乡的自然景物和风土人情都写进她的作品里，因此，她的小说都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风味，格调清新、笔触细腻，叫人读起来感到真挚、亲切、有趣。特别是她对阿尔卑斯山区的旖旎风光的描写，更是美丽动人。

约·斯比利一生中写了《海蒂》、《海玛特洛斯》、《格里

特利》等很多作品，《海蒂》是其中最受赞誉的一部。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海蒂》几乎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作者写来给她的小儿子阅读的，书中有她的童年生活的影子和她的家庭生活的痕迹。从整个小说来看，作者寓教育于故事之中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她在小海蒂身上倾注了无限的爱，把她写成一个聪明伶俐、纯朴善良、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的山乡小姑娘，与某些娇生惯养、顽皮淘气、好逸恶劳的城市孩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给读者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作者洞悉儿童心理，也懂得儿童教育，她把西斯曼老夫人写成了运用正确教育方法的代表。这不仅体现在她激发海蒂的学习信心与学习兴趣方面，也体现在她开导彼得去认识错误与改正错误方面。作者在这方面写得很成功，写得合情合理，与整个故事的情节结合得十分紧密，使人读了觉得十分自然，毫无枯燥乏味的说教。这大概是本书的又一吸引人的地方吧。

《海蒂》在一八八一年问世以后，立即受到世界的注目。它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并多次搬上银幕与屏幕，人们公认它是世界儿童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整整一个世纪以来，它深受广大读者、特别是小读者们的欢迎，历经四五代人，至今盛况不衰。

在我国，早在三十年代就有人把《海蒂》翻译介绍给读者，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译本。我们现将本书译出，献给广大热爱海蒂的读者，以弥补这一欠缺。

《海蒂》的英译本很多，我们看到的就不下四种，各译本

的质量是参差不齐的。我们选用了内容较完整的美国阿玛达图书公司的1982年版本，并参阅了其它版本。

在翻译中我们还做了下面的工作：

一、把书中一些太长的段落分成几个小段。这样适合小读者们的年龄特征，阅读起来也更加方便。

二、对书中宗教色彩较浓的内容加以适当的删节，有些地方还作了小的改动。

《海蒂》在美国还有两部续集。这两部续集的出现成为文坛上的一则趣事。情况是这样的：美国作家查尔斯·特里敦(Charles Tritten)在三十年代初把《海蒂》译成英语发表后，收到了热心的小读者们的大量来信，他们对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如海蒂、彼得、老爷爷等很关心，对他们后来的情况提出了很多问题，希望得到解答。可是，小说的原作者约·斯比利已在一九〇一年逝世，她生前并没有写过续集。面对着广大小读者的期待，特里敦先生毅然命笔，写出了《海蒂长大了》与《海蒂的孩子们》两部续集。前一部写了海蒂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德尔弗利当了小学教师。她对学校进行了整顿，废除了陈旧落后的教学方法，使乡亲们畏若监狱的学校变成了儿童乐园，取得了显著的教育效果。后一部写了海蒂与彼得结婚后的劳动与生活情况，同时着重对老爷爷的身世作了交代，使整个故事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束。三本书一气贯通，浑然一体，珠联璧合。

这两部续集问世后，同样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随与《海蒂》一起收入世界儿童文库。我们已开始翻译这两部续

集，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两部十分有趣的书得与读者们见面。

译者

一 到爷爷那里去

一条羊肠小路，从景色宜人的古老的麦延菲尔德村出发，弯弯曲曲地穿过葱绿而多荫的草场直达山脚。前面，一座座挺拔高耸的山峰威严地俯视着山下的谷地。小路蜿蜒而上，地面逐渐开阔，走不多远便能闻到茂密的野草和茁壮的高山植物散发出的扑鼻的芳香。小路陡峭，直上山巅。

六月的一个早晨，阳光灿烂，万里无云，狭窄的山路上有两个人在吃力地走着。那是一个身材高挑、体格健壮的姑娘，手里牵着一个小女孩儿。女孩热得小脸亮堂堂的，绯红的血色透过了被太阳晒黑的面皮。这也难怪，尽管六月天气骄阳似火，小女孩儿却像怕被冻着似的，身上裹了一层又一层。她看起来还不到五岁，最多也只有五岁，身体轮廓却看不清楚，因为她身上一件套一件地穿了两三件衣裳，最外面还裹着一条厚厚的红色毛披肩，所以小小的身体显得圆滚滚的，不成样子。她的小脚上穿着一双笨重的登山钉鞋，正在吃力地慢慢走着，浑身冒着热汗。她们两个人从山脚出发，大概已经走了整整一个钟头，这时来到了半山腰上的一个叫

做德尔弗利的山村。在这里，她们受到了欢迎，站在窗户边、大门口或街道上的乡亲们，都纷纷向她们问好，那位年纪大的姑娘已回到了老家。可是她并没有停下来答复乡亲们的招呼和询问，当她走到村尾零零星星的住房时，最后一家门口有一个声音喊她：

“迪特，等一等，你要是上山，我陪你们一起去。”

那位名叫迪特的姑娘停下了脚步，小女孩儿也立刻放开她的手，坐在地上。

“你累了吗，海蒂？”她的同伴问她。

“不累，我热得很，”小女孩回答说。

迪特鼓励她说，“我们马上就爬到山顶了。你要鼓起劲儿再走一段时间，步子迈大些，不到一个钟头我们就会到了。”

这时，一位身材矮胖、面容和善的女人出来和她的老相识并肩走在前头，两人立刻快活地交谈起来。她们谈到德尔弗利乡亲们的生活，也谈到周围发生的变化，小女孩跟在后面，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

“你带着这个孩子要到什么地方去？”那个新来女人问她的同伴，“我猜，她是你姐姐留下的那个孤儿吧？”

“是她，”迪特回答说，“我送她到大叔那儿去，她要在那儿住下。”

“这孩子要到山上跟阿尔姆大叔一块儿住！你大概疯了吧，迪特！你怎么会想出这么个主意！我看，那老头儿准会把你连同你的打算一古脑儿挡回来！”

“他不能那么做，他是这孩子的爷爷，他也应该照顾照顾她，我一直把她养到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巴尔贝尔，我不能因为这孩子而丢掉获得一份好差事的机会。现在该轮到她爷爷尽义务的时候了。”

“要是老头儿也象别人一样，那就好了，”胖敦敦的巴尔贝尔激愤地下着断语，“可是，你明白他是个什么样性情的人。再说，他会拿这个小姑娘怎么办，特别是她年纪又这么小！这小姑娘跟他是住不下去的。还有，你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工作呢？”

“去法兰克福^①，那儿有一份特别好的差事在等候我去呢，”迪特说，“我要去的那家人，去年夏天来洗过温泉浴，我替他们照看过房间。当时他们就愿意带我去，可是，我脱不开身。今年他们又来了，并且又提出来要我去，我现在决定跟他偏去，你也许会承认我应该这样做的！”

“幸好我不是这个小姑娘！”巴尔贝尔耸了耸肩头大声说。“没有人知道老头儿在上面做些什么！他和任何人都来往，一年到头从来不跨进教堂的门。间或有一回他下山来，人们就赶忙给他和他那根粗拐杖让路。他那副相貌，扫帚似的灰白眉毛，密匝匝的连鬓胡子，真够吓人的。他看起来象个异教徒或者野蛮人，没有谁愿意单个儿碰见他。”

“那有什么？”迪特完全不在乎地说，“不管怎么说，他是这孩子的祖父，他应该抚养她。他不会伤害这孩子的，退一

① 德国西部一城市。

万步说，他要那么做，那是他的责任，不关我的事。”

“我真想知道，”巴尔贝尔一副盘根问底的口吻接着说：“老头儿肚子里藏着什么亏心事？看样子他真有。他一个人住在山顶上象个修道的，简直不让人看见他的影子。人人传说着他的各种闲话。不过，迪特，你准从你姐姐那里听到了不少老头儿的情况，我没说错吧？”

“没错，我听到过不少，可是我不愿意说；要是让他听到了，那我可就麻烦啦。”

很久以来，巴尔贝尔就非常想把阿尔姆大叔的情况打听出个究竟，因为她不明白为什么他对乡亲们那么怨恨，为什么要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为什么乡亲们谈到他总是低声细语的，好象深怕得罪他，但又没有人说他的好话。还有，巴尔贝尔对于村里人都叫他阿尔姆大叔的理由也不明白，因为他不可能是全村人的叔叔。可是，人们都喊惯了，她也跟着其余的人一样把老头喊作大叔。巴尔贝尔是不久前才嫁到德尔弗利来的，她的娘家住在山下的普赖蒂高，所以她不熟悉这里过去发生的事情，也不熟悉德尔弗利这一带老居民的情况。迪特和她不同，是这个村出生的人，一直住在本地，去年下半年她的母亲去世以后才去到雷格茨温泉，在一座大旅馆里当女招待。今天上午，她带着那个小姑娘从雷格茨动身，一个熟人的运草车顺路把她们送到麦延菲尔德。巴尔贝尔便找到了这样一个大好机会，打定主意要解开她心中的疑团。她挽着迪特的手臂，亲热地说：

“我知道从你这儿可以打听到事实的真象，也就是关于

老头儿的一些谣传的真实情况。我相信你完全知道。现在请你给我说说，他到底出过什么事？他是不是一直象现在这样闭门不出，和乡亲们离得远远的？”

“我怎么能告诉你他一直是这个样子呢？我才二十六岁，可他至少也有七十多岁了。你怎么能指望我会知道他年轻时候的事呢？不过，要是我能肯定我告诉你的事儿不会传遍整个普赖蒂高，我一定把我知道的统统讲给你听。我母亲是多姆莱希格人，他也是。”

“废话，迪特，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巴尔贝尔高声说，心里有点恼火。“在普赖蒂高，说闲话不会象你认为的那么严重。同时，在必要的时候我也会完全会照管好自己的舌头的。”

“这么说，好吧，我一定告诉你——不过你等一下，”迪特说着警惕地回过头去望了一下，看那小姑娘是不是离她很近，听得见她要说的事情。可是小姑娘却不见人影。她准是跟在后面走到岔路上去了，她们两个只顾谈得起劲，都没有去注意她。迪特停住脚步向四周张望，小路虽左转右拐有几道弯，却可以顺路看到德尔弗利村，这时整条山路上连一个人影也没有。

“我看见她了，”巴尔贝尔喊起来。“瞧，她在那儿。”她用手指着离开小路很远的一个地方。“她正和牧童赶着羊群朝山崖上爬哩。真奇怪，他今天为什么这么晚才赶羊群上山。不过，这对我们却正好，他可以帮我们照看那个小姑娘，你也好放心大胆地给我讲故事。”

“噢，照看她用不着费多大劲儿，”迪特说，她尽管才五岁，可一点不呆笨，眼睛精着哩，她知道什么事该怎么做。我常说，这将会对她有好处的，那老头儿除了有两只山羊和一间小木屋外，什么也没有。”

“他以前生活富裕吗？”巴尔贝尔问。

“他吗？我想应该是的，”迪特的话匣子打开了。“他以前在多姆莱希格有一座很大的农场。他是两兄弟中的哥哥。弟弟是个老实人，整天连话都少说，但是这位哥哥成天不做事，却一个劲儿想充当体面人，全国到处跑，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他喝酒，赌博，把家产搞得个一干二净。他的父母知道这些事后，又气又急又恨，一个接着一个死掉了。他的弟弟也成了穷光蛋，一气之下离开了家，没有人知道他跑到哪个地方去了。这位哥哥，除了一个坏名声，什么也没落下，人也不见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后来有人发现他去那不勒斯^①当了兵。从那时起又有十二年或者十五年没有再听到他的消息。末了，有一天，他突然又在多姆莱希格露面了，身边还带着一个小男孩。并且想把孩子安顿在他的亲戚家里。可是，家家都不愿意收留，因为没有人想再和他打交道。亲戚们的态度使他伤透了心，他发誓再也不睬多姆莱希格的地界。后来他就到了德尔弗利，带着他的儿子一块儿过活。他的妻子好象是格里松^②人，他是在那里

① 意大利南部一海港城市。

② 瑞士的格里松州。

遇见她的，结婚后不久就死了。他不可能手里没有一点钱，因为他把儿子托拜厄斯送去学木匠。托拜厄斯是个踏踏实实的小伙子，德尔弗利村里每个人都喜欢他，可是对老头儿还是那样不信任。甚至有人谣传说，他是被迫从那不勒斯逃走的，不然的话他会倒霉的，因为他杀了人，当然不是因为打仗，而是因为打架。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承认和他的亲戚关系，我母亲的祖母和他的祖母是亲姊妹。所以我们都称呼他大叔。由于我父亲和德尔弗利村的每一家几乎都有亲戚关系，他也跟着成了全村人的大叔。自从他搬到阿尔姆^①上面去住后，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叫他阿尔姆大叔了。”

“还有他儿子托拜厄斯怎么啦？”巴尔贝尔问，她听得津津有味。

“等一下，我就会谈到的，我不能把所有的事一口气都说出来啊！”迪特说，“托拜厄斯是在麦尔兹学的手艺。出师后他就回到德尔弗利来和我姐姐阿德海德结了婚。他们早就相爱着，婚后生活十分美满愉快。但是这种幸福生活并不长久，两年后，托拜厄斯就死了。他是在盖房子的时候，一根横梁从头上落了下来，当场给打死的。他们把他抬回家去，阿德海德看到丈夫血肉模糊的惨状，又是惊恐又是悲伤，痛苦不堪，接着就得了热症，一病不起。她的身体十分虚弱，常常突然发作，说不清是昏迷还是清醒。就在托拜厄斯入土两个月以后，阿德海德也跟着去了。他们的悲惨遭遇随后便四处

^① 是夏季牧场的意思。

传开，人们在私下或公开的场合都一致认为，这是阿尔姆大叔罪恶的报应。有的人甚至当着他的面也这样说。牧师极力开导他去忏悔，可是这惹得老头儿火冒三丈，脾气更加固执，谁都不理，所以大家也都远远地避开他。忽然有一天，我们听说他搬到阿尔姆上面去了，并且决心不再下山。从那以后，他孤零零地住在山上，离开了上帝也离开了世人。妈妈和我抚养着阿德海德的小女孩，那时她才一岁。去年，妈妈死了，我下山到温泉去找活干，便把她寄养在本村的老乌尔苏拉家。我在温泉住了一个冬天，我又会缝纫，又会编织，不愁找不到足够的活儿干。今年春天，我去年侍候过的那家人很早就从法兰克福来了，他们又要我跟他们到法兰克福去。后天我就动身，我敢肯定，那是份好差事。”

“那么，你现在是把这小姑娘送上山交给她爷爷去罗？迪特，你竟会这样打算，真叫我没法说。”巴尔贝尔责备说。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迪特反驳说，“我对这小姑娘已尽够责任，你还要我怎么样？我总不能带着一个五岁的孩子去法兰克福吧。我说，巴尔贝尔，你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上阿尔姆去，到这儿已经走了一半路了。”

“我就到这儿，”巴尔贝尔说，“我有事找牧羊人的妻子，我请她冬天替我纺点东西。好，再见，迪特，祝你走运！”

迪特摇了摇巴尔贝尔的手，站在那儿望着她向一座深褐色的小木屋走去，小屋就在下了小路几步远的山坳里，这里很避风。这间小屋刚好盖在从德尔弗利去阿尔姆的半路上，已经非常破烂，快要倒塌了，就是平时住着也象不够安全。